

难忘那个“热汽”腾腾的年代

热能系 蔡放

1985年，那一年我18岁。带着厚重的铺盖卷和初闯北京的惶恐，我来到清华园，开始了8年的大学生涯。刚下火车，就被清华校车拉到大礼堂前，又被一群“热汽”系的高年级同学拉到了号楼。我是热能工程专业的学生，为什么变成了“热汽”系？

“热汽”系不仅是一个“传说”

其实，“热汽”系是热能系和汽车系的合称。在85级，热能系有三个班，分别是热能专业（热5）、燃气轮机专业（燃5）和空调专业（空5）；汽车系有三个班两个专业，分别是汽车专业（汽5）和内燃机专业（内51、内52）。三年后，我们大概明白“热汽”系合并的理由：因为这三年我们绝大部分基础课都在一起上，三年后才分开上各自的专业课。

现如今，原来的“热汽”系有了很大调整：首先是“热汽”分家，成为热能和汽车两个独立的系，但他们还是同属“机械工程学院”；我所在的空调专业也在江亿院士的带领下，转归建筑学院，并成为独立的“建筑技术科学系”。

回想当年，我们同住号楼（女生住新斋），同吃6号食堂（后来可以选择更多食

堂），同在一个教室（西阶、一教、二教）上课，同在西大操场拼杀足球……“热汽”系不仅是一个“传说”，还有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。

“热汽”系团委和学生会

要讲“热汽”系的故事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系团委和系学生会。当时系团委更像一个官方组织，系学生会更像一个民间组织，这从两次选举中最能看出他们的风格。

大概在1988年，系团委要进行改选，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好机会，后来才认识到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。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，校团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特意赶来系团委，对选举工作做出详细的部署。第二天的选举也是一切顺利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，系学生会也组织了一次学生会主席的选举，情形就大相径庭了。当时进入决赛有两个人选：张劲松和陆群，张劲松在初选中表现非常突出，我们几乎一致看好他。可是在决赛的演讲中，陆群超常发挥，一举获胜，让我们大跌眼镜。事后，他们联合组成新的主席团，也成为长期的好友。

虽然在工作风格上系团委和系学生会有许多差异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工作的配合。在毕业之后许多年，这两群人还常常会聚在一起喝酒。

我和黄刚有一个约定

大三、大四我有幸在系团委负责宣传工作。当时在系团委主管组织的是黄刚，我们两人情趣相投，配合默契。因为这段工作交往，我们在后来的2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，也许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挚友。

黄刚是学汽车的，毕业后分配在二汽工作；我是学空调的，毕业后在房地产公司上班。1990年毕业时我们有个约定：等将来彼此事业



当年热汽系团委的主要班底，左一为牟凤涛（汽62，组织组长），左二为黄刚（内51，主管组织副书记），右一为黄景阳（内6，宣传组长），右二为林萍（空5，办公室主任），中间为作者（空5，主管宣传副书记）。

风景自行车

化工系 李白露

发达时，我们要做一个交换，他送我一辆汽车，我送他一套房子。可事到如今，房子价格天天飞涨，汽车价格不断下跌。这个当初太缺乏预见性的约定几时能够兑现？

“热汽”系的一次成功合作

虽然和黄刚的约定还没有兑现，但是三年前，“热汽”之间却有一次成功的合作。

2003年，陆群下海创办了“长城华冠汽车研发中心”，2004年，他们公司在顺义买了一块地，要建一个新办公楼。当时我已经在天鸿圆方设计公司工作。由于我们毕业之后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，所以很快就这项工作达成了合作意向。为了不辜负陆群的信赖，也为有一个更好的设计品质，我特意邀请国际知名的日本丹下事务所来担纲方案主创，天鸿圆方来承接施工图设计。经过三年的努力，2007年，一座品质一流的汽车研发中心终于矗立在顺义空港开发区，到此我终于也松了一口气。

三年的设计、建设过程，难免遇到许多困难、挫折、矛盾甚至失误，但是分别作为企业一把手的陆群和我，始终保持着理性、宽容的态度，因为同学之间不能是一锤子买卖，更重要的是要对得住同学间的信任，承担起同窗间的责任。

我们期待“热汽”同堂的一刻

2010年，我们毕业已经整整20年，同学们已相识25年。如果认识25年还是好朋友的话，那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如今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过了“四十不惑”的年龄，每天想得最多的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，而是我们应该放弃什么。但是，无论放弃什么，最难忘、最不能放弃的是昔日同窗的情份。

4月份，我们将要迎来毕业20周年的纪念日。现在虽然“热汽”已经分家，但我一直建议要组织一次“热汽”的联谊活动。在李先庭和杨福源的精心策划下，4月24日晚上我们将再聚首。我们期待“热汽”同堂的一刻！

三教楼前的自行车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就是一道忘不了的风景——里三层、外三层的超大规模，以及课间的那份忙乱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没有固定的教室，所有课程分布在学校各个教学楼和各系的系馆，加上清华校园之大，所以学生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。早晨，同学、老师都把自行车停放在三教楼外的停放地；课间，同学们再从各个教室蜂拥而出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自行车停放地去“抢”自己的自行车。遇到前面的人性急再加鲁莽，取车的时候碰倒一辆，立马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倒下一大片，令后来的人叫苦不迭。

五年的清华岁月，除去三教楼前的自行车景观，还有两道与自行车有关的风景，铭刻在我的心里，生动至今。

我是上大学后才开始学骑自行车的。初学会，能骑车上路的时候，班里同学要带我进城（当时从清华去新街口、西单等都叫进城）见世面，让我去体验在城市街道骑车的感觉。我们一行人骑车往西单去，几个同学骑在我的前后左右，把我围在中间。骑得顺的时候还好，遇到我停下的时候，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停下等我。那阵势，就如同学所戏称的“航空母舰”。

大学五年，我两度摔断了腿。一次是冬天的滑冰课上摔的，一次是骑车走在九食堂跟五号楼之间的路上摔的。冬天下雪，路上尽是冻冰碴。于是乎，我有两个冬天都是打着石膏度日的。一个冬天住在了校医院，另一个冬天干脆就住在了宿舍里（因为不需要打针吃药）。

打了石膏，行动不便，课也就免了。同学们上课记了笔记，带回来给我看，我好像也写作业托同学带去交给老师。住在宿舍还方便一点，住在校医院的那个冬天，是好多同学轮流给我送笔记、交作业的。

课可以不上，但考试是要考的。考试日当天，班里同学便组织起一个小分队，有人负责把我从楼上背下来，放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有人负责推自行车，还要有人负责帮我拿拐杖。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，走在冬日寒冷的校园，却也是温暖的一景。

清华的自行车，是我心中永远的风景。